

佩剑的江湖诗人

——读戴复古诗有感

张广星 文



戴复古像 杨辉/摄

宋代的名臣范仲淹曾在著名的《岳阳楼记》中表达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：“处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”中国的士大夫讲究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因此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既多杀身成仁之士，也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。唐代的白居易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明了古代正直的知识分子，在两种不同境遇下的不同行为方式：“善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。但正直者往往能善其终，有的遭贬，有的削职，步入仕途之初满腔热情，满怀壮志，最后落得灰头土脸、泪血斑斑的下场。没有与世沉浮而能在困顿中独善其身，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操守了，一双脚从此踏踏红尘，也不管多少故旧仍在青云之上，他只守着自己的田园或浪迹在江湖之上，与方外之人共话，与水上的鸥鹭盟约，任世上花开花落，我自天上白云悠悠。

江湖，是高蹈避世者的隐逸地。江湖，是红尘不到处，烟霞明灭时。戴复古被誉为江湖诗人。江湖诗人在南宋曾成为诗歌流派，而戴复古被推为江湖诗人中的代表。那么，戴复古的诗应该浪迹江湖，不食人间烟火，飘逸着缕缕仙气，歌咏的应该是朝晖、夕阳、水波、蒹葭、白鸥、跳鱼，这些人世之外的自然万象。如果写到炊烟、村落、鸡鸣、犬吠，写到入世的种种情怀，那还算是江湖诗人吗？自然，你不能说戴复古不是江湖诗人。他一生都在漂泊，在他的诗中，我们看到诗人时而流浪在群山之间，时而独步于江滨水边，但诗人行色匆匆，无暇顾及沿途的风光雪月，他背着行囊，佩着长剑，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征尘。尽管他一生布衣，但是他的理想也是“学而优则仕，致君尧舜上”。从心性上来说，他既不是隐逸诗人，也不是江湖诗人。他的心头贮满世事，他的心中常燃烧着入世的激情。江湖仅仅是他的形迹而已，他走过江湖，而方向和目的地始终是国家和人民。

如果有人给他画像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在高岗之上，长天之下，伫立着一位清瘦的诗人，长裾在浩浩无边的清风中飘荡，这是一般江湖诗人的形象，但戴复古的腰间却悬着一柄阳光下闪亮的长剑，他的左手正扶在剑柄上。

看清了所有入世雄心的人是不会佩剑的，而能一生佩剑，哪怕是在极度穷愁之际不把剑从腰间解下的人，肯定是壮心不老、穷而弥坚的人。戴复古正是穷过了一生的人，无疑他在物质上是穷的，更穷的是他命途遭际。在年轻时代，他也是壮志凌云的。为了实现他的壮志，他开始辞家远游。在以后长长的日子里，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外府，命运都没有向他展开过笑容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年“心事当拿云”的豪情少年已变成鬓发斑白的老者，他只赢得“诗名满天下”，而行囊已空，皮囊已旧，只有这把剑还随在身边。尽管这把剑也旧了，也暗了，但他还要在天地之间继续走下去，他还要继续追寻他的梦。只要一息尚存，他就追梦不停。因此，这把剑就始终悬在他腰间。只有在晚上，在漂泊暂歇的客舍，在临睡之前，他把剑解下来，置在床上或枕在头下。“宿处好看剑，客中宜读书”，当在一灯如豆的昏黄烛光下读书的时候，圣贤之志激发起他心中的浩气，这时他会把剑置于他的书桌或膝盖上，轻轻地抚，长长地吁。抚的是至老不变的壮心，吁的是一生难圆的长梦。

边塞客衣薄，渐喜暖风回。社后未闻燕，春深方见梅。壮怀频托剑，孤愤强衔杯。北望山河语，天时而不再来。——《淮上春日》

淮河，流经河南、江苏，界于黄河和长江之间。两岸的群众历来饮着同一江里的水，说着同一种语言。南风吹过，北岸人闻到股股稻香；北风吹过，南岸人闻到阵阵麦香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来往的舟船迎送着喜气洋洋的新人。淮河，本来是一条流淌着和平的江河。对于戴复古而言，淮河是一条边界之河。异族统治着淮河以北的广大土地，历来通好的北地人民呻吟在异族的铁蹄之下。佩着剑在民间奔走的戴复古，想的并不仅仅是个人和民间的事。“提剑翻然起，中原秋草深”，他期待着朝中人不要偏安一隅，而能心向中原。

现在他来到了淮河边。他望着这条本来不应该成为边河的大江，这时他想起了诸葛亮死不瞑目的中原统一梦，想起了杜甫的千古咏叹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仿佛眼前在北风中翻滚的波浪，都成了那些抗金英雄们的无尽血泪：

春风吹绿波，郁郁中原气。莫向北岸汲，中有英雄泪。——《频酌淮河水》

但是滚滚河水带着英雄们痛恨的泪无情地东流，悠悠天地之间唯诗人在吞声饮泣。这个时候，他的手触到了腰间的宝剑，他把头低了下来，他含泪的眼睛凝视着被岁月锈蚀而晦暗的剑柄，想起百姓的流离和国家的统一难题，想起光华的易老和岁月的蹉跎，诗人怎不抚剑长啸，块垒难平呢？

身健心先老，时危事愈乖。无成携短剑，有恨满长淮。——《庐州界上寄丰帅》

即使在他年过八旬，归家终老以后，仍念念不忘统一大业。他在写给老朋友的诗笺中，还在抒发他的忧国心事和对还在朝中任职的老朋友的殷殷期许：

吾国日以小，边疆正正寒。平生倚天剑，终待斩楼兰。——《归后遣书问讯李数文》

如果你能注意到，写这首诗时的戴复古是一位风中残烛的老人，是一生梦不成真、矢志落魄的老人，是一位穷愁贫病的老人，是一位青年时布衣出游而晚年布衣还乡、未曾食过朝廷禄、做过官家人的老人，我想你肯定会为这位老人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胸怀所深深感动。

纵观戴复古的《石屏诗集》，身世之悲和家国之恨始终缭绕在戴复古的漂泊之路上，弄得他的人生处处呈现悲凉和悲壮。即使是旅途上诗友之间的聚别，他也从不作扭扭捏捏的儿女情态，吐露的依然是他志不获、长梦不圆的激烈情怀，完全不是一般江湖诗人那种超然物外、不关世事的胸怀和口吻。

把剑磨前吹地歌，何有留恋此蹉跎。

心期难与俗子道，世事不如人意多。

莲叶已空犹有藕，菊花虽老不成莎。

扁舟四海五湖上，何处不堪披钓蓑。

——《京口别石龟翁简可》

但戴复古并没有真的遁迹江湖，他也不会遁迹江湖。直到八十岁时，他还在镇江，在离淮河不远的地方，那口伴着他走过漫漫旅途的剑，也如同他日暮途穷但仍然顽强的梦，此时也依然伴随着他的脚步。这时他的子远从家乡赶来，把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接回到老家。远离前线的老家，这时呈现在诗人面前的，是五谷丰登、丰衣足食和平景象。但时时以国事和百姓为念的诗人在欣喜之余，没有忘记淮河边的人家：

丰年村落家家酒，秋日楼台处处诗。生长此方真乐土，江淮百姓正流离。——《久客还乡》



1247.57/X316
普通文献借阅室
台州市图书馆

赵佩蓉 / 文

“一江烟水照晴岚，两岸人家接画檐”“闲梦江南梅熟日，夜船吹笛雨潇潇。”关于“江南”，我们能从历代文人墨客的作品中寻觅到丰富的信息。这里讨论的“江南”，大多指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岸的吴语地区。作家萧耳是来自古镇塘栖的江南女子。京杭大运河，穿镇而过，携来浩荡水汽，舟楫欸歌，赐予她温和脾性和灵慧才华。

以故乡为背景，萧耳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鹊桥仙》以陈易知、何易从、戴正、靳天四个运河边小伙伴的成长为线索，追忆两代人的情感故事，以小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变化，反映时代变迁的宏大进程，勾勒出江南小镇三十多年的盛衰和悲欢，为读者

说小说

卢江良 / 文

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，素有“文坛鬼才”之称，与森鸥外、夏目漱石并称为“20世纪前半叶日本文坛上的三巨匠”。出生于1892年的他，自1912年1月创作《大川之水》起，至1927年7月服下致死量的巴比妥自杀前一天完稿《续西方人》，在短短的15年创作生涯中，创作了148篇小说，代表作有《罗生门》《鼻子》《阿富的贞操》《烟草与魔鬼》《玄鹤山房》《橘子》《沼泽地》《竹林中》《河童》等，其中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是短篇小说《罗生门》。

《罗生门》创作于1915年，据说当时的芥川龙之介正失恋，在悲观厌世情绪的驱使下，将目光投向了古典题材。这篇小说的情节取材于日本古典故事集《今昔物语》，讲述了战争年代的某天薄暮时分，有一位被主人赶出门的仆人，来到一个叫做“罗生门”的堆满尸体的地方躲雨，正当他在“做强盗”还是“被饿死”之间纠结时，偶遇了一位以拔死



1267.1/C392
普通文献借阅室
台州市图书馆

陈蕙仁 / 文

《在峡江的转弯处》是陈行甲的自传体随笔，从童年岁月写起，写母亲，写爱人；写了从大学毕业到基层工作九年的生活经历；回顾了作者在巴东任县委书记期间的工作和生活；讲述了作者转场公益几年来的经历和感受。以时间为轴，安排了七个篇章来记述。与其说他在诉说自己的人生，不如说他在教我们如何兑现人生追求。

陈行甲出生在湖北一个落后村庄，贫寒但有骨气和品格。最深情的自然从母亲讲起，讲母亲怎么解释“苦”字，怎么借盐给同样穷苦的乡亲，怎样熬住癌症的痛苦……字字句句简单，读来却眼眶湿润。母亲的悲悯成为陈行甲人生的底色，这一

江南尽风流

——读萧耳的《鹊桥仙》有感

者打开一幅江南画卷。

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河、船、桥、老房子，构成独特的江南视野。运河里，“一个船队由领头的船牵着，长长的十几条拖船，头船快要钻过大桥洞了，尾船看过去还是小小的一粒”，驶过的船，会将外乡新娘子的嫁妆运来，时常有一只珍贵的半导体收音机发出“金玉良缘将我骗”的越剧唱腔。船上妇人人家喜欢穿花色特别鲜艳的衣裳，男人家撑篙摇橹卖力气。运河边，镇上人家每天就着轮船汽笛声入睡，深夜能看见运河上亮起的点点渔火。小镇的年轻一代，穿过弄堂，可以看到运河沿岸的各种西洋镜，也坐渡船到对岸上，沿着河在水边走。这些场景融入日常生活的片段，为故事发生设定了时间，为活动提供了具体场所，我们从历代文人墨客的作品中寻觅到丰富的信息。这里讨论的“江南”，大多指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岸的吴语地区。作家萧耳是来自古镇塘栖的江南女子。京杭大运河，穿镇而过，携来浩荡水汽，舟楫欸歌，赐予她温和脾性和灵慧才华。

以故乡为背景，萧耳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鹊桥仙》以陈易知、何易从、戴正、靳天四个运河边小伙伴的成长为线索，追忆两代人的情感故事，以小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变化，反映时代变迁的宏大进程，勾勒出江南小镇三十多年的盛衰和悲欢，为读者

者打开一幅江南画卷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河、船、桥、老房子，构成独特的江南视野。运河里，“一个船队由领头的船牵着，长长的十几条拖船，头船快要钻过大桥洞了，尾船看过去还是小小的一粒”，驶过的船，会将外乡新娘子的嫁妆运来，时常有一只珍贵的半导体收音机发出“金玉良缘将我骗”的越剧唱腔。船上妇人人家喜欢穿花色特别鲜艳的衣裳，男人家撑篙摇橹卖力气。运河边，镇上人家每天就着轮船汽笛声入睡，深夜能看见运河上亮起的点点渔火。小镇的年轻一代，穿过弄堂，可以看到运河沿岸的各种西洋镜，也坐渡船到对岸上，沿着河在水边走。这些场景融入日常生活的片段，为故事发生设定了时间，为活动提供了具体场所，我们从历代文人墨客的作品中寻觅到丰富的信息。这里讨论的“江南”，大多指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岸的吴语地区。作家萧耳是来自古镇塘栖的江南女子。京杭大运河，穿镇而过，携来浩荡水汽，舟楫欸歌，赐予她温和脾性和灵慧才华。

以故乡为背景，萧耳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鹊桥仙》以陈易知、何易从、戴正、靳天四个运河边小伙伴的成长为线索，追忆两代人的情感故事，以小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变化，反映时代变迁的宏大进程，勾勒出江南小镇三十多年的盛衰和悲欢，为读者

小说中的人物表现出江南脾性。才子佳人出江南。江南佳丽地，有的是轻柔的水风，款款的桨声、婉转的越剧。“两人身上一绿一白的连衣裙，被风吹起了裙角，额前的刘

海，也被风吹得摆动起来”，是诗中青柳枝一般的女孩子。公交车女售票员，笑起来“像冰激凌化开来”，是甘泉一般明媚甜蜜的女子。就连经历初潮的姑娘，由父亲将洗澡水和木盆抬上、抬下楼梯，她一边洗澡，一边在窗边吹风，看河上风景，跟瓦檐上的猫聊天。临水产娃娃，丽水出美人，也只有江南，才能纵容女孩如此温润娇媚吧。男孩呢，“长得不算帅气，个子不高，白白净净的”，也是和运河匹配的眉清目秀。二川烟雨，满城风絮，软化了世俗野心，冲淡了凶暴戾气。江南子民心安理得地接受读书求仕、经商成家的艰辛。江南富庶地，镇上读书人家，在温饱之余，“学而优则仕”是正经的追求。靳天、刘春燕走的就是这样的正道。靳天在小城得志，刘春燕作为够得上条件的女干部，顺利提拔。同时，大运河的贯通，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南北开放交流的重要区域。丰富的物产，加上发达的交通，为商业活动提供了便利。江南的古镇也给商人留下更大的空间。沈美枝和杜秋娘都是古镇美人，都有敏锐的市场嗅觉，能迅速发现潜在的商业价值。沈美枝死缠烂打追上了高庆，获得高家压底的金货和绣花苏缎。正是商人思维的成功之处。小说也给戴正这样的“散仙”留了一席之地。戴正从小爱唱歌，省级医院干

人头发为生的衣衫褴褛的老妇人。走投无路的他，为了生存邪恶顿生，剃下老妇人的衣服，逃进了罗生门。剩下，再也无人见到他了。

应该说，这篇以历史题材创作的小说，反映了一个天灾人祸横行、社会动荡、经济萧条、民不聊生的乱世，批判了“虽然我很可恶，但是我作恶的对象也是恶人，所以我的恶亦是是可以原谅的”这种“利己主义”的思维模式。一方面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现实的丑恶，另一方面对人性本质提出了怀疑和对“要道德、良知还是要生、活命”这种伦理进行了拷问。但整体上情节简单、主题直露，其艺术性与思想性与后来创作的《鼻子》《竹林中》《河童》《某傻子的一生》等相比都有着一定的差距。

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拍摄的《罗生门》，虽然与这篇小说同名，但实际上只选取了它的故事背景并保留了仆人这个角色，其情节主要取自芥川龙之介的另一部短篇小说《竹林中》。比《罗生门》迟六年创作的

海，也被风吹得摆动起来”，是诗中青柳枝一般的女孩子。公交车女售票员，笑起来“像冰激凌化开来”，是甘泉一般明媚甜蜜的女子。就连经历初潮的姑娘，由父亲将洗澡水和木盆抬上、抬下楼梯，她一边洗澡，一边在窗边吹风，看河上风景，跟瓦檐上的猫聊天。临水产娃娃，丽水出美人，也只有江南，才能纵容女孩如此温润娇媚吧。男孩呢，“长得不算帅气，个子不高，白白净净的”，也是和运河匹配的眉清目秀。二川烟雨，满城风絮，软化了世俗野心，冲淡了凶暴戾气。江南子民心安理得地接受读书求仕、经商成家的艰辛。江南富庶地，镇上读书人家，在温饱之余，“学而优则仕”是正经的追求。靳天、刘春燕走的就是这样的正道。靳天在小城得志，刘春燕作为够得上条件的女干部，顺利提拔。同时，大运河的贯通，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南北开放交流的重要区域。丰富的物产，加上发达的交通，为商业活动提供了便利。江南的古镇也给商人留下更大的空间。沈美枝和杜秋娘都是古镇美人，都有敏锐的市场嗅觉，能迅速发现潜在的商业价值。沈美枝死缠烂打追上了高庆，获得高家压底的金货和绣花苏缎。正是商人思维的成功之处。小说也给戴正这样的“散仙”留了一席之地。戴正从小爱唱歌，省级医院干

得不称心，干脆回归故里，在桥堍开了茶书场，从此人在江湖漂。

语言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文学特征。语言的地域色彩是小说辨识度的重要标志之一。《鹊桥仙》融合了“吴侬软语”，形成明显的江南腔调。吴语地域，人们讲话自有语调。众人玩笑，戏言戴正也早点相一门亲事，戴正忙说，“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老娘的，麻烦煞，哭哭笑笑，烂糟鸡污搅搅”。小镇人讨论“跳舞”这件新鲜事，“好看的，新式白相，脱牌拉丝，交关赞”，诸如此类的短句，将说话人率真的性格表现出来，同时营造了跳跃的语感，成为古镇不可或缺的美学元素。方言，是培育地域文化的土壤，是艺术作品中最生动鲜活的表现手段，也是一个作家的语言宝藏。“这个码头的人，一辈子喜欢荡发荡荡”“一个人在这里，荡发荡荡，百担来”，避免全方言写作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，小说中反复出现“荡发荡荡”“小辰辰”等吴语方言。即使根本不了解吴语方言的读者，也能根据语境，揣摩出大致意思。倘若用普通话表述，应该是“慢悠悠走来走去”“小时候”的意思，必然会割舍江南软糯的生活质地。而恰当地运用吴语方言，增添了江南水乡的气息，使小说呈现出“珠圆玉润”的柔和气质，瞬间勾引出原汁原味的旧江南气息，达成与读者的情感共振和文化共鸣。

得不称心，干脆回归故里，在桥堍开了茶书场，从此人在江湖漂。语言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文学特征。语言的地域色彩是小说辨识度的重要标志之一。《鹊桥仙》融合了“吴侬软语”，形成明显的江南腔调。吴语地域，人们讲话自有语调。众人玩笑，戏言戴正也早点相一门亲事，戴正忙说，“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老娘的，麻烦煞，哭哭笑笑，烂糟鸡污搅搅”。小镇人讨论“跳舞”这件新鲜事，“好看的，新式白相，脱牌拉丝，交关赞”，诸如此类的短句，将说话人率真的性格表现出来，同时营造了跳跃的语感，成为古镇不可或缺的美学元素。方言，是培育地域文化的土壤，是艺术作品中最生动鲜活的表现手段，也是一个作家的语言宝藏。“这个码头的人，一辈子喜欢荡发荡荡”“一个人在这里，荡发荡荡，百担来”，避免全方言写作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，小说中反复出现“荡发荡荡”“小辰辰”等吴语方言。即使根本不了解吴语方言的读者，也能根据语境，揣摩出大致意思。倘若用普通话表述，应该是“慢悠悠走来走去”“小时候”的意思，必然会割舍江南软糯的生活质地。而恰当地运用吴语方言，增添了江南水乡的气息，使小说呈现出“珠圆玉润”的柔和气质，瞬间勾引出原汁原味的旧江南气息，达成与读者的情感共振和文化共鸣。

得不称心，干脆回归故里，在桥堍开了茶书场，从此人在江湖漂。语言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文学特征。语言的地域色彩是小说辨识度的重要标志之一。《鹊桥仙》融合了“吴侬软语”，形成明显的江南腔调。吴语地域，人们讲话自有语调。众人玩笑，戏言戴正也早点相一门亲事，戴正忙说，“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老娘的，麻烦煞，哭哭笑笑，烂糟鸡污搅搅”。小镇人讨论“跳舞”这件新鲜事，“好看的，新式白相，脱牌拉丝，交关赞”，诸如此类的短句，将说话人率真的性格表现出来，同时营造了跳跃的语感，成为古镇不可或缺的美学元素。方言，是培育地域文化的土壤，是艺术作品中最生动鲜活的表现手段，也是一个作家的语言宝藏。“这个码头的人，一辈子喜欢荡发荡荡”“一个人在这里，荡发荡荡，百担来”，避免全方言写作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，小说中反复出现“荡发荡荡”“小辰辰”等吴语方言。即使根本不了解吴语方言的读者，也能根据语境，揣摩出大致意思。倘若用普通话表述，应该是“慢悠悠走来走去”“小时候”的意思，必然会割舍江南软糯的生活质地。而恰当地运用吴语方言，增添了江南水乡的气息，使小说呈现出“珠圆玉润”的柔和气质，瞬间勾引出原汁原味的旧江南气息，达成与读者的情感共振和文化共鸣。

得不称心，干脆回归故里，在桥堍开了茶书场，从此人在江湖漂。语言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文学特征。语言的地域色彩是小说辨识度的重要标志之一。《鹊桥仙》融合了“吴侬软语”，形成明显的江南腔调。吴语地域，人们讲话自有语调。众人玩笑，戏言戴正也早点相一门亲事，戴正忙说，“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老娘的，麻烦煞，哭哭笑笑，烂糟鸡污搅搅”。小镇人讨论“跳舞”这件新鲜事，“好看的，新式白相，脱牌拉丝，交关赞”，诸如此类的短句，将说话人率真的性格表现出来，同时营造了跳跃的语感，成为古镇不可或缺的美学元素。方言，是培育地域文化的土壤，是艺术作品中最生动鲜活的表现手段，也是一个作家的语言宝藏。“这个码头的人，一辈子喜欢荡发荡荡”“一个人在这里，荡发荡荡，百担来”，避免全方言写作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，小说中反复出现“荡发荡荡”“小辰辰”等吴语方言。即使根本不了解吴语方言的读者，也能根据语境，揣摩出大致意思。倘若用普通话表述，应该是“慢悠悠走来走去”“小时候”的意思，必然会割舍江南软糯的生活质地。而恰当地运用吴语方言，增添了江南水乡的气息，使小说呈现出“珠圆玉润”的柔和气质，瞬间勾引出原汁原味的旧江南气息，达成与读者的情感共振和文化共鸣。

得不称心，干脆回归故里，在桥堍开了茶书场，从此人在江湖漂。语言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文学特征。语言的地域色彩是小说辨识度的重要标志之一。《鹊桥仙》融合了“吴侬软语”，形成明显的江南腔调。吴语地域，人们讲话自有语调。众人玩笑，戏言戴正也早点相一门亲事，戴正忙说，“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老娘的，麻烦煞，哭哭笑笑，烂糟鸡污搅搅”。小镇人讨论“跳舞”这件新鲜事，“好看的，新式白相，脱牌拉丝，交关赞”，诸如此类的短句，将说话人率真的性格表现出来，同时营造了跳跃的语感，成为古镇不可或缺的美学元素。方言，是培育地域文化的土壤，是艺术作品中最生动鲜活的表现手段，也是一个作家的语言宝藏。“这个码头的人，一辈子喜欢荡发荡荡”“一个人在这里，荡发荡荡，百担来”，避免全方言写作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，小说中反复出现“荡发荡荡”“小辰辰”等吴语方言。即使根本不了解吴语方言的读者，也能根据语境，揣摩出大致意思。倘若用普通话表述，应该是“慢悠悠走来走去”“小时候”的意思，必然会割舍江南软糯的生活质地。而恰当地运用吴语方言，增添了江南水乡的气息，使小说呈现出“珠圆玉润”的柔和气质，瞬间勾引出原汁原味的旧江南气息，达成与读者的情感共振和文化共鸣。

得不称心，干脆回归故里，在桥堍开了茶书场，从此人在江湖漂。语言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文学特征。语言的地域色彩是小说辨识度的重要标志之一。《鹊桥仙》融合了“吴侬软语”，形成明显的江南腔调。吴语地域，人们讲话自有语调。众人玩笑，戏言戴正也早点相一门亲事，戴正忙说，“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老娘的，麻烦煞，哭哭笑笑，烂糟鸡污搅搅”。小镇人讨论“跳舞”这件新鲜事，“好看的，新式白相，脱牌拉丝，交关赞”，诸如此类的短句，将说话人率真的性格表现出来，同时营造了跳跃的语感，成为古镇不可或缺的美学元素。方言，是培育地域文化的土壤，是艺术作品中最生动鲜活的表现手段，也是一个作家的语言宝藏。“这个码头的人，一辈子喜欢荡发荡荡”“一个人在这里，荡发荡荡，百担来”，避免全方言写作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，小说中反复出现“荡发荡荡”“小辰辰”等吴语方言。即使根本不了解吴语方言的读者，也能根据语境，揣摩出大致意思。倘若用普通话表述，应该是“慢悠悠走来走去”“小时候”的意思，必然会割舍江南软糯的生活质地。而恰当地运用吴语方言，增添了江南水乡的气息，使小说呈现出“珠圆玉润”的柔和气质，瞬间勾引出原汁原味的旧江南气息，达成与读者的情感共振和文化共鸣。

浅析《罗生门》的“热词效应”与影响力

《竹林中》，同样取材于《今昔物语》，通过多个角色的视角，讲述了一个复杂且多角度的故事。相对于《罗生门》，《竹林中》不仅更丰富地展示了人性的多面性与道德判断的复杂性，还更全面地展示了作者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和理解，是芥川龙之介历史小说中的经典之作。

同样是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，既然《竹林中》比《罗生门》具有更深刻的文学价值和哲学思考，那么“走红”的为什么偏偏是《罗生门》呢？这显然牵涉到了关于文艺作品“命运”的话题。其实，每一部文艺作品，有着各自的“命”与“运”。像《竹林中》和《罗生门》这两篇小说，均由芥川龙之介创作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它们的“命”是相同的，但它们的“运”，鉴于创作时间与流传方式的不同，存在明显的差异。《罗生门》之所以比《竹林中》出名，或许是因为它相对比较幸运吧！

《罗生门》能在中国（国外的情况不清楚）如此“走红”，无疑跟“罗生门”这个热词息息相关。据悉，“罗生门”一词，出自日语，原称“罗城门”，意为“人世与地狱之界门”，延伸为“事实与假象之词”。通常，事件的当事人各执一词，事实真相扑朔迷离，最终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与反复时，便被称为“xx罗生门事件”。这个词，何时在中国“变热”？由于资料缺失，笔者无法悉知，但其衍生和流行，据相关资料记载，与《罗生门》这篇小说以及黑泽明拍摄的同名电影密不可分。

追根溯源，笔者认为存在如下因素：一、作者极其偏爱此小说，不仅将其篇名作为首部短篇小说集书名，还是以笔名“柳川隆之介”发表的唯一被收录其中的作品；二、此篇小说芥川龙之介作品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两篇之一，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，译者鲁迅；三、早在1950年，同名电影在日本首映，之后在多个国家（包括中国）上映，并荣获多项国际大奖；四、此小说的寓意正好切合社会上某类现象。于此，“罗生门”便成了新闻报道与日常生活中的热词，无限扩大了此小说的影响力。

找回那个最本真的自我

——读陈行甲的《在峡江的转弯处》有感

切都在身教言传着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善良、心中有爱、热爱生命的人。不论是孩提时代，还是读书时期乃至从政那些年，简单朴素的人生信条，成为陈行甲巨大的精神力量源泉。

而妻子霞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笔墨中的那个霞，聪慧、坚定而又隐忍，如定海神针般地成为作者人生中的重要支撑。当陈行甲在工作上遇到巨大压力，超出了承受范围，得了精神疾病，是他的妻子陪着他治疗。在丈夫面对邪恶势力犹豫不决时说：“我从来没有指望过你飞黄腾达，我只是要求你一定要活着回来”，让丈夫有了背水一战的决心；面对丈夫辞职做公益时说，“我养你”，更是让丈夫放心去实现自己的理想。读到这些句子都会感叹，自己好像看到了只有在电影中才会出现的生死相依、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。

就像书中说的那样：人间最冷的不是冰寒，而是麻木。你不是太阳，但你可以发出比太阳更温暖的光——也正是她们这种朴实无华却又高贵的品格，成就了陈行甲的人生愿望。

在基层工作的陈行甲有着一颗温暖的心，一心想为大家做点实事，尽力发一点光和热，这个社会需要这样的人。在县政府工作时，陈行甲是年纪最小的，当然也是最容易

被使唤的人，特别是写材料。那个时候没有电脑，全凭手写，有一份五六千字材料，他没黑夜没白天地改了三天。同事大姐说，她从来没有见过谁被否定过五次，还能笑着写材料的人，所以她认定，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是一个“干大事”的人。

陈行甲在水月寺当镇长时，他就想考研，妻子支持并鼓励他报清华大学。备考期间，他白天上班，晚上回来就埋头学习，有时甚至通宵，那种全力以赴为理想为命运拼搏的精神，让人读得热血沸腾。星光不负赶路人，最后通过笔试，面试小组第一，顺利被清华录取。清华读书的经历，给了他巨大的收获，特别是那些名师们让他开阔了视野，让他清楚每位老师的特点，如薛澜老师使他养成写日记的习惯，和定期梳理自己的收获和思考的习惯。影响他最长时间的王敏老师，后来三次去巴东看他并手把手教导他投身公益事业。

清华两年的学习生活，不论是事业观还是方法论都影响和改变了他的一生。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，让他看清了自己最终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最为人震惊的，是他在巴东的反腐工作，“一身正气、一身杀气、一身朝气”就是对他真实的写照。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明朝著名清官海

瑞，这种清廉而又敢于面对的姿态，这种不为邪恶所降伏的个性，这种愿意舍身取义的风骨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可是为了这一切，陈行甲付出很大的牺牲。他的大力反腐，动摇了多少人的利益，他们对陈行甲恨之入骨；找“刁民”上访找茬、凌晨电话骚扰等都让他非常难受，甚至还找到他的妻子儿子来威胁陈行甲。当然他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就将一切都置之度外，一想到家人因他受伤，他还是感到害怕，精神上的折磨让他一度抑郁，可他依旧没有退缩，咬牙撑了过来。

他为了推广巴东县旅游，唱县歌、从3000米高空跳伞，这种担当以及敢于创新突破的意识，让一个铮铮铁骨的血性汉子跃然纸上。特别是他主动辞去公职从事公益事业，积极搭建贫困地区儿童的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救治平台，发起“大爱工程”、筹建病房课堂……在公益的路上越走越稳。就像书中所表达的，在峡江的转弯处，流水顺流而下，但人生逆流而生，看似远去，实则归途。

看完这本书，我希望我在自己的岗位上，能做一个善良温暖的人，努力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。就像陈行甲说的：“终其一生，我们都需要找回那个最本真的自我。社会并不完美，看清依然热爱，知难仍然行动。”